

《金瓶梅》量詞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

惠紅軍

內容摘要：本文從語言類型學角度對《金瓶梅》中的量詞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金瓶梅》中的名量詞和動量詞都可以在句中充當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和補語；但名量詞和動量詞充當這六種句法成分的語法等級序列呈現一種大體相反的順序。

關鍵詞：《金瓶梅》 量詞 語法等級

0 引言

《金瓶梅》口語化程度高，其中的量詞使用非常普遍，是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語料。現有研究^①對《金瓶梅》量詞及量詞結構^②句法功能的分析，一般側重於平面描寫，對其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關係則鮮有論及。語法等級（grammatical hierarchy）是語言類型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語法范疇在某一語法特性維度上排列的等級，修飾語與中心名詞的黏着度等級就是一種常見的語法等級^③。本文把名量詞與名詞、動量詞與動詞之間的修飾關係也認定為一種語法等級，嘗試從類型學的角度對《金瓶梅》中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瓶梅》語言研究”（批准號：01BYY019）的階段成果之一，所用語料均來自秦修容整理的《金瓶梅》會評會校本，中華書局1998年3月第1版。

量詞各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進行考察。這種語法等級一方面表現為量詞及量詞結構直接充當定語、狀語、補語來修飾名詞、動詞時的差異，另一方面也表現為量詞及量詞結構在其修飾對象隱現時充當句子的主語、賓語、謂語時的差異。為了討論的清晰性，本文首先對《金瓶梅》的量詞以及量詞結構的句法功能進行簡單地平面描寫，然後進一步通過定量分析來考察《金瓶梅》中量詞及量詞結構各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關係。

1 名量詞的句法功能及其語法等級

1.1 名量詞的句法功能

1.1.1 充當定語

1.1.1.1 名量詞獨立充當定語

(1) 金蓮道：“拿甚麼比你！你每日碗酒塊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38/530，按：表示本例見38回第530頁，下同）

(2) 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個婦女略有幾分顏色，便千方百計偷寒送暖。（1/10）

這種情況下，很難在名量詞前補上合適的數詞或其他詞語。如“你每日碗酒塊肉”很難說成“你每日幾碗酒幾塊肉”或“你每日成碗酒成塊肉”等形式，“見了個婦女”也不能說成是“見了一個婦女”。但有的卻是量詞結構的省略：

(3) 老媽兒怠慢了他，他暗把陰溝內堵上塊磚。（12/168）

(4) 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裏吃盞酒。”（87/1289）

(5) 到次日，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插戴，騎着匹白馬。（7/110）

也有量詞的重疊形式充當定語的情況：

(6) 月娘見李瓶兒杯杯酒都不辭，於是親自遞了一遍酒。(14/206)

1.1.1.2 量詞結構充當定語

(1) 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算帳。”(12/166)

(2) 一罇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鱒魚。(35/491)

(3) 你既有這片好心爲侄兒發願，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57/760)

1.1.2 充當主語

1.1.2.1 名量詞獨立充當主語這種情況僅限於量詞的重疊式：

(1) 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個個都懷鬼胎。(34/471)

(2) (愛姐)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種種可人。(98/1432)

(3) 村裏社鼓，隊隊喧闐；百戲貨郎，樁樁鬥巧。(15/214)

1.1.2.2 量詞結構充當主語

(1) 小人把段箱兩箱並一箱，三停祇報了兩停。(59/787)

(2) 說道寫的是甚麼顏體，一個個飛得起的。(54/729)

(3) 第一位讓西門慶坐了，第二就該劉太監坐。(53/713)

量詞結構充當主語時，其所修飾的中心語一般可以補出。如“兩箱並一箱”可以說成“兩箱貨物並成一箱貨物”。

1.1.3 充當賓語

1.1.3.1 名量詞獨立充當賓語這種情況下的名量詞一般是借用器物而來的：

(1) 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42/568)

(2) 春梅說：“奶奶，你也教大妗子吃杯兒。”(96/1405)

1.1.3.2 量詞結構充當賓語

(1) 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21/301)

(2) 書童兒滿斟了兩杯，先吃了頭一杯，等他唱。(35/496)

(3) 西門慶道：“不拘幾件，我都依。”(13/195)

1.1.4 充當謂語 這種情況以量詞結構為限：

(1) 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77/1132)

(2) 說着，祇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73/1041)

這也可看作一種省略，其中省略的成分包括謂語動詞和量詞結構所修飾的名詞，即“一家一個”是“一家分一個圍脖”之省略，“每人一盞”是“每人上了一盞茶”之省略。

1.1.5 充當狀語 名量詞充當狀語以量詞結構為限：

(1)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百般稱快。(60/805)

(2) 春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63/874)

(3) 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98/1426)

1.1.6 充當補語 名量詞充當補語以量詞結構為限：

(1) 武大道：“卻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5/87)

(2) 取刀來，等我把淫婦剝作幾截子，掠到茅廁裏去！(28/397)

1.2 名量詞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

雖然名量詞及其量詞結構可以充當各種句法成分，但它們充當這些句法成分的頻率並不完全一致。其中有的句法功能要常見些，而有些句法功能則較少見到。這裏我們統計了《金瓶梅》中幾個名量詞在充當各種句法成分時的不同表現。統計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名量詞/量詞結構		定語	主語	賓語	謂語	狀語	補語
個	個	96%		4%			
	個個		100%				
	一個個		100%				
	數詞+個	56%	34%	9%	1%		
樣	樣						
	樣樣						
	一樣樣						
	數詞+樣	84%	3%	4%	8%	1%	
杯	杯	73%		27%			
	杯杯	100%					
	一杯杯						
	數詞+杯	34%	2%	62%	2%		
口	口	100%					
	口口						
	一口口						
	數詞+口	47%	28%	20%	3%	2%	

些	些	77%		14%		1%	8%
	些些						
	一些些						100%
	數詞+些	54%	26%	12%		4%	4%

上表所統計的這幾個名量詞在《金瓶梅》中的出現頻率都很高，其句法功能表現都比較充分，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可以反映名量詞句法功能的系統性。其他名量詞的句法功能表現相對而言不夠充分，太都祇有一兩種用法，不便於從整體上對名量詞各種句法功能作對比分析。表中對每個名量詞都分為四種情況進行考察，其中的“個”、“樣”、“杯”等表示這些名量詞的單用形式，“個個”、“樣樣”、“杯杯”等表示為“AA”式，“一個個”、“一樣樣”、“一杯杯”等表示為“一AA”式，“數詞+個”、“數詞+樣”、“數詞+杯”等代表其量詞結構。

統計顯示，不帶作任何附加成分的名量詞的句法功能以充當定語為主，其次是充當賓語，很少充當其他句法成分。如“個”充當定語的比例為96%，充當賓語的比例為4%，“杯”分別為73%、27%，“些”分別為77%和14%，“口”則100%都充當定語。祇有這種情況的“些”可以充當狀語和補語，這可能與“些”表示模糊量有一定關係。可以說，這種形式的名量詞的句法功能具有如下等級序列：

定語>賓語>補語/狀語

名量詞“AA”式和“一AA”式的句法功能表現比較單一，主要是充當主語。除表中所統計的名量詞外，其他有重疊形式的名量詞，如“隊隊”、“樁樁”、“處處”、“種種”等，其句法功能都是充當主語，沒有充當其他句法成分的用例。但也有些例外，如“杯杯”充當了定語，“一些些”則充當了補語。綜合看來，這兩種形式的句法功能表現出這樣的等級序列：

主語 > 定語 / 補語

名量詞量詞結構的句法功能相比其不帶任何附加成分的形式、“AA”式、“一AA”式都要明顯強大，可以充當各種句法成分。統計顯示，在量詞結構所充當的各句法成分中，充當定語所佔的比例最高。充當賓語和主語所佔的比例大體相當，但都低於充當定語的比例。如果要確定量詞結構充當主語和賓語之間的優先等級，還需要做更多更廣泛的統計分析。

量詞結構充當謂語、狀語和補語的比例明顯低於充當主語/賓語的情況。從統計數據來看，量詞結構充當謂語較其充當狀語和補語的功能略強。從充當句法成分的普遍性上來說，量詞結構充當狀語的普遍性要高於補語，如有狀語用法的名量詞有“樣、口、些”以及文中所列舉的“般、等、點”等，而可充當補語的祇有“些”和文中所列舉的“截（子）”等。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名量詞量詞結構各句法功能具有如下等級序列：

定語 > 主語 / 賓語 > 謂語 > 狀語 > 補語

2 動量詞的句法功能及其語法等級

2.1 動量詞的句法功能

在充當句法成分時，動量詞和名量詞有所不同。一般地講，名量詞可以不和數詞結合而單獨充當句法成分，也可以和數詞結合充當句法成分。但是，動量詞一般都要和數詞、代詞等結合或重疊後纔可以充當句法成分。在《金瓶梅》中，我們祇看到“遭”、“回”、“場”有以單用形式充當補語的情況（詳見下文 2.1.1、2.1.6），此外沒有看到其他動量詞不與數詞、代詞等結合或不重疊而以單用形式充當句法成分的用例。

2.1.1 充当补语

(1) 唱畢，眾客又贊了一番，歡樂飲酒不題。(53/714)

(2) 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59/802)

(3) 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纔二十板子！(30/416)

當動量詞和賓語同時出現於動詞之後形成“動詞+動量詞+賓語”結構時，我們根據動量詞與動詞、賓語之間的語義指向關係，認為這些動量詞的句法功能是作補語，如：

(4) 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掙一場錢。(7/115)

(5) 大官人昨日壽誕，在家請客，吃了一日酒。(8/124)

在這種動量詞和賓語同現於動詞之後的句子中，對動量詞句法成分的確認存在較大的分歧。劉世儒（1965）、劉月華（1983）、姚雙雲和儲澤祥（2003）認為是作補語，呂叔湘（1980）、馬慶株（1981）（1984）、朱德熙（1982）則認為是作賓語。方梅（1993）則認為 VMN（“動+動量+名”）的構造是 V/MN，M 不是 V 的後附成分，而是 N 的前加成分；而 VNM（“動+名+動量”）的構造是 VN/M，M 是 VN 的後附成分。方梅（1993）的觀點對“動+名+動量”一類結構的解釋力很強，但對“動+動量+名”的解釋力還不夠——“空掙一場錢”中的“一場”很難認為是“錢”的前加成分，而“吃了一日酒”中的“一日”也很難認為是“酒”的前加成分。我們從語義指向的角度出發，認為“一場”表示動詞謂語“掙”的持續時間，“一日”表示動詞謂語“吃”的持續時間，都是充當補語。

動量詞以光桿形式充當補語的情況也有，如“遭”、“回”：

(6) 西門慶道：“我到也不曾打點自去，既是這等說，祇得要去走遭了。”(55/733)

(7) 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花園裏打了回秋千。(48/638)

但實際上“走遭”、“打了回秋千”是量詞結構的省略，可以

補出所省略的數詞“一”，這和上文所講的名量詞的光桿形式充當句法成分還不完全相同。

2.1.2 充当状語動量詞作狀語是以量詞結構為限：

(1) 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28/393)

(2) 那安童正要走時，吃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47/625)

(3) 不比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為他心齷齪。(78/1163)

魏晉南北朝時期，“動量詞的造句功能從其總體上看，在這個時代，還是作補語的多，作狀語的少，乃至根本就不能作狀語”^④，根本就不能作狀語就是指借用動量詞而言的。在敦煌變文中，動量詞直接放在動詞前面作狀語已經成為變文的一大特色^⑤。到了唐宋時代，專用動量詞和借用動量詞都可以既充當補語，又充當狀語^⑥。在《金瓶梅》中，動量詞作狀語已經成為其句法功能的主要方面，這一點下文還要進一步討論。

2.1.3 充當主語

(1) 金蓮道：“這回連你也詔刀了！”(30/422)

(2) 若今番不治，後邊一發了不的。(55/732)

(3) 此遭祇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夠還人。(60/810)

動量詞充當句子主語時，雖然從語義關係來看還依然是動詞謂語的修飾成分，但其所修飾的謂語動詞卻變得很空靈，很難補出。這一點與名量詞的量詞結構充當主語很不相同。從語用的角度看，把動量詞提前有助於動量詞的話題化，可以起到突出動量的作用。這種情況也可以稱之為語用語序^⑦，在現代漢語口語中也是很常見的。如：“這下可糟糕了。”

也有動量詞的重疊形式充當主語的情況，但是孤例：

(4) 遭 遭 兒 有這起攪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32/444)

2.1.4 充當賓語 動量詞充當賓語時，其修飾的中心動詞一般都不出現：

(1) 潘金蓮向玉樓道：“我的姐姐，祇說好食果子，一心祇要來這裏，頭兒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20/281)

(2)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59/793)

(3) 老夫人脈息，比前番甚加沉重。(61/827)

2.1.5 充當謂語 動量詞充當謂語在《金瓶梅》以前時期的量詞研究中，如劉世儒（1965）、王文藝（1995）、張美蘭（2001）、陳穎（2003）等都沒有相關論述。在《金瓶梅》中可以看到這種用法：

(1) 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31/433)

(2) 悲淚三兩陣，哀緒萬千重。(60/805)

這種用法也可看成是一種省略，如“一家一頓”可以看成是“一家打一頓”省略了動詞謂語“打”而形成的。這和名量詞的數量結構作謂語的情況大體上相同。

2.1.6 作定語 能夠充當定語的動量詞一般都含有時間持續的意義：

(1) 西門慶一陣風自家走來，手裏拿着馬鞭子。(26/371)

(2) 你在我店中，佔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99/1439)

也有動量詞以光桿形式充當定語的情況，如“場”，但這也是量詞結構的省略：

(3) 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

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69/959)

2.2 動量詞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

單從列舉的角度還不能說明動量詞句法功能的差異，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定量統計與分析。由於動量詞一般都要與數詞、代詞等結合或重疊後纔能充當句法成分，同時《金瓶梅》中所見動量詞的重疊式多為孤例，如“遭遭”、“陣陣”等，因此本文主要通過動量詞與數詞、代詞等構成的量詞結構來考察其句法功能的等級差異。另一方面，《金瓶梅》動量詞也有以光桿形式充當句法成分的，但其實都是量詞結構的省略，如“遭”、“回”、“場”，因此我們將其視同為動量詞的量詞結構而不單獨統計。在動量詞的內部，專用動量詞和借用工具類的動量詞的句法功能表現相對比較完備，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所以表中祇對這兩類動量詞的句法功能表現進行了統計。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動量詞	作補語	作狀語	主語	賓語	謂語	定語
次	40%	50%	10%			
陣	19%	21%			3%	57%
番	34%	40%	24%	2%		
拳	38%	62%				
拜	100%					
度	75%	25%				
歇	86%	14%				
下	80%	15%	3%	2%		
回	77%	12%	10%	1%		
場	65%	3%	4%	25%	2%	1%
遍	94%	5%			1%	
頓	70%	28%			2%	
巡	100%					
遭	71%	6%	17%	4%		2%

步	50%	18%	14%	16%		2%
刀	56%	44%				
棍	70%	19%		4%	7%	
板	74%	4%		11%	11%	

由於祇局限於平面描寫，所以有學者認為《金瓶梅》中動量詞的語法功能是“主要作句子的狀語和謂語，也能作補語”^⑧，從而忽視了動量詞的其他句法功能。我們這裏的統計表明，動量詞的句法功能以充當補語為主。表中共 18 個動量詞，其中“拜”、“度”、“歇”、“下”、“回”等 14 個動量詞充當補語的比例都超過充當狀語的比例。如果把討論的範圍限制在專用動量詞內，那麼這一問題更容易說清楚。《金瓶梅》中共有專用動量詞 13 個，其中僅“次”、“番”、“陣”3 個專用動量詞充當狀語的比例高於其充當補語的比例，其餘 10 個專用動量詞充當補語的比例都高於其充當狀語和其他句法成分的比例。

表中數據還顯示出，動量詞充當狀語的優勢僅次於補語。這首先表現為數量上的優勢。表中所列舉的 18 個動量詞中，有狀語用法的有 16 個，佔總數的 89%。其次表現為比例上的優勢，表中所列舉的 18 個動量詞充當狀語的比例大都高於其充當其他四種句法功能的比例。其中也有一些例外，如“陣”、“場”、“遭”、“板”、“回”等作狀語的比例有低於充當其他句法成分的情況。但這並沒有改變動量詞作狀語的優勢。因此，我們認為充當狀語也是動量詞的一種主要句法功能。

動量詞充當主語/賓語的比例大體相當，而充當謂語的比例總體上要略低於充當主語/賓語的比例。首先是數量上的不足，可以充當謂語的動量詞有“陣”、“場”、“遍”、“遭”、“棍”、“板”等 6 個，而可以充當主語和賓語的動量詞則有 7 個和 8 個。其次是比例上的不足，如“場”、“遭”充當謂語的比例分別是 2%、1%，而充當主語、賓語的比例分別為 4% 和 26%、17%

和 4%。

動量詞充當定語的比例略低於充當謂語的比例。這主要是從數量上來說的，表中可充當定語的動量詞有 4 個，可充當謂語的動量詞則有 6 個。因此，從普遍性來說，動量詞充當定語的優勢要略低於充當謂語的優勢。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動量詞量詞結構各句法功能具有如下等級序列：

補語 > 狀語 > 主語/賓語 > 謂語 > 定語

3 結 論

《金瓶梅》中名量詞與動量詞的句法功能的表現是不同的。最明顯的是名量詞量詞結構的最優等級是充當定語，但這卻是動量詞的最末等級；動量詞量詞結構的最優等級是充當補語，但這卻是名量詞的最末等級；名量詞與動量詞各句法功能的語法等級基本上呈一種相反的序列：

名量詞：定語 > 主語/賓語 > 謂語 > 狀語 > 補語

動量詞：補語 > 狀語 > 主語/賓語 > 謂語 > 定語

這種等級也可能反映出單用名詞、單用的動詞在受到量詞結構修飾後其句法功能的某種變化。當然，這一結論祇是通過對《金瓶梅》中部分量詞句法功能的統計分析而得出的，其中原因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同時，雖然專書語法研究具有封閉性，有利於語法研究的統計，但又使基於這種統計而得出的結論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這裏的結論還有待於對更多專書作更廣泛地統計分析後的進一步驗證。

〔注釋〕

①李愛民.〈金瓶梅詞話〉專用動量詞研究. 山東教育學院學報. 2001

(2).

許仰民. 論〈金瓶梅詞話〉的物量詞. 信陽師範學院學報. 2005 (2).

〈金瓶梅詞話〉語法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周建民. 〈金瓶梅〉的量詞系統. 武漢教育學院學報. 1989 (4).

②本文所討論的量詞結構是指量詞與數詞、代詞、指示詞等構成的結構形式, 如“三位”、“幾位”、“這位”、“每位”、“第一位”等。

③沈家煊. 〈語言類型學與普遍語法特征〉導言. // 語言類型學與普遍語法特征.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0.

④劉世儒.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274.

⑤王文藝. 敦煌變文量詞研究. 貴州大學屆碩士論文, 1995: 56.

⑥張美蘭. 近代漢語語言研究.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⑦范曉. 關於漢語的語序問題 (一). 漢語學習. 2001 (5). 范曉. 關於漢語的語序問題 (二). 漢語學習. 2001 (6).

⑧許仰民. 〈金瓶梅詞話〉語法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6: 158.

〔主要參考文獻〕

[1] 陳穎. 蘇軾作品量詞研究. 成都: 巴蜀書社, 2003.

[2] 方梅. 賓語與動量詞語的次序問題. 中國語文, 1993 (1).

[3] 李愛民. 〈金瓶梅詞話〉專用動量詞研究. 山東教育學院學報. 2001 (2).

[4] 劉世儒.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1965.

[5] 劉月華. 動詞重疊的表達功能及可重疊動詞的範圍. 中國語文, 1983 (1).

[6] 呂叔湘. 現代漢語八百詞.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0.

[7] 馬慶株. 時量賓語和動詞的類. 中國語文. 1981 (2).

[8] 馬慶株. 動詞後面時量成分與名詞的先後次序. // 語言學論叢. 第13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4.

[9] 沈家煊. 〈語言類型學與普遍語法特征〉導言.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0.

[10] 王文藝. 敦煌變文量詞研究. 貴陽: 貴州大學碩士論文, 1995.

[11] 許仰民. 論〈金瓶梅詞話〉的物量詞. 信陽師範學院學報, 2005 (2).

[12] 許仰民. 〈金瓶梅詞話〉語法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

[13] 姚雙雲, 儲澤祥. 漢語動詞後時量、動量、名量成分不同現情況考察. 語言科學. 2003 (5).

[14] 張美蘭. 近代漢語語言研究.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1.

[15] 周建民. 〈金瓶梅〉的量詞系統. 武漢教育學院學報, 1989 (4).

[16] 朱德熙. 語法講義.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82.

(惠紅軍 四川大學中文系 2006 級博士生 / 貴州民族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講師 郵編: 550025)